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MINGJIA
JINGDIAN WENKU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鲁迅

作品

五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鲁迅作品

鲁 迅 著

(五)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南腔北调集

题记 (3)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5)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6)

我们不再受骗了 (9)

论“第三种人” (11)

“连环图画”辩护 (14)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 (18)

《自选集》自序 (20)

祝中俄文字之交 (22)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26)

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 (29)

学生和玉佛 (32)

为了忘却的记念 (32)



谁的矛盾	(41)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42)
《萧伯纳在上海》序	(46)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48)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52)
关于女人	(55)
真假堂吉诃德	(56)
《守常全集》题记	(58)
谈金圣叹	(60)
又论“第三种人”	(62)
“蜜蜂”与“蜜”	(65)
经验	(67)
谚语	(68)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70)
沙	(71)
给“文学社”信	(73)
关于翻译	(74)
《一个人的受难》序	(76)
祝《涛声》	(78)
上海的少女	(80)
上海的儿童	(81)
“论语一年” ——借此机又谈萧伯纳	(82)
小品文的危机	(86)
九一八	(89)
偶成	(92)
漫与	(94)



世故三昧	(96)
谣言世家	(99)
关于妇女解放	(100)
火	(102)
论翻印木刻	(104)
《木刻创作法》序	(107)
作文秘诀	(108)
捣鬼心传	(111)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113)
《总退却》序	(114)
答杨俞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115)

准风月谈

前记	(125)
夜颂	(127)
推	(128)
二丑艺术	(129)
偶成	(131)
谈蝙蝠	(132)
“抄靶子”	(133)
“吃白相饭”	(135)
华德保粹优劣论	(136)
华德焚书异同论	(137)
我谈“堕民”	(139)
序的解放	(140)
另一个窃火者	(142)
智识过剩	(143)



诗和预言	(144)
“推”的余谈	(145)
查旧账	(147)
晨凉漫记	(148)
中国的奇想	(150)
豪语的折扣	(151)
踢	(153)
“中国文坛的悲观”	(154)
秋夜纪游	(155)
“揩油”	(157)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158)
为翻译辩护	(159)
爬和撞	(161)
各种捐班	(162)
四库全书珍本	(163)
新秋杂识	(165)
帮闲法发隐	(166)
登龙术拾遗	(168)
由聋而哑	(169)
新秋杂识(二)	(171)
男人的进化	(172)
同意和解释	(174)
文床秋梦	(176)
电影的教训	(177)
关于翻译(上)	(179)
关于翻译(下)	(181)
新秋杂识(三)	(182)
礼	(184)



打听印象·····	(185)
吃教·····	(187)
喝茶·····	(188)
禁用和自造·····	(189)
看变戏法·····	(190)
双十怀古	
——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	(192)
重三感旧	
——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196)
“感旧”以后(上)·····	(197)
【备考】:《庄子》与《文选》(施蛰存)·····	(199)
“感旧”以后(下)·····	(201)
黄祸·····	(203)
冲·····	(204)
“滑稽”例解·····	(205)
外国也有·····	(207)
扑空·····	(208)
【备考】: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 (施蛰存)·····	(211)
【同上】:《扑空》正误(丰之余)·····	(213)
【同上】:突围(施蛰存)·····	(213)
答“兼示”(丰之余)·····	(215)
【备考】:致黎烈文先生书(施蛰存)——兼示丰之余先生 ·····	(217)
中国文与中国人·····	(219)
野兽训练法·····	(221)
反刍·····	(222)
归厚·····	(223)



难得糊涂·····	(224)
古书中寻活字汇·····	(226)
“商定”文豪·····	(227)
青年与老子·····	(228)
后记·····	(230)

花边文学

序言·····	(257)
未来的光荣·····	(259)
女人未必多说谎·····	(260)
批评家的批评家·····	(261)
漫骂·····	(262)
“京派”与“海派”·····	(263)
北人与南人·····	(265)
《如此广州》读后感·····	(266)
过年·····	(267)
运命·····	(268)
大小骗·····	(270)
“小童挡驾”·····	(271)
古人并不纯厚·····	(272)
法会和歌剧·····	(274)
洋服的没落·····	(275)
朋友·····	(276)
清明时节·····	(277)
小品文的生机·····	(279)
刀“式”辩·····	(280)
化名新法·····	(281)



读几本书	(282)
一思而行	(284)
推己及人	(285)
偶 感	(286)
论秦理斋夫人事	(287)
“……”“□□□□”论补	(289)
谁在没落?	(290)
倒提	(292)
论“花边文学”(林默)	(293)
玩具	(295)
零食	(297)
“此生或彼生”	(298)
正是时候	(299)
论重译	(300)
再论重译	(302)
“彻底”的底子	(303)
知了世界	(304)
算账	(306)
水性	(307)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308)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310)
康伯度答文公直	(311)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312)
做文章	(314)
看书琐记(一)	(315)
看书琐记(二)	(316)
趋时和复古	(318)
安贫乐道法	(319)



奇怪（一）	(321)
奇怪（二）	(322)
迎神和咬人	(323)
看书琐记（三）	(325)
“大雪纷飞”	(326)
汉字和拉丁化	(328)
“莎士比亚”	(330)
商贾的批评	(331)
中秋二愿	(332)
考场三丑	(334)
又是“莎士比亚”	(335)
点句的难	(336)
奇怪（三）	(338)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339)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341)
骂杀与捧杀	(342)
读书忌	(343)

南腔北调集



题 记

一两年，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炮，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了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



授，一面编副刊，一位喽啰儿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 L. Mencken）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拔，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一月七日）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与芳泽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国联”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

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



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Die Woche)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



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